

曾经那样爱着你

他和她相恋两年后，办理了结婚手续，领取了结婚证，他把彩礼给了她们家，欢心的只等着结婚，日夜的期盼着她早日成为他的妻子。

忽然有一天，她打电话给他，说：“我不结婚了。”

他在电话那头着急地问：“为什么不结婚了？不是说的好好的，不是结婚证都已经领了吗？”

她只说：“不结就是不结。”然后啪得一声挂了电话。

他拿着话筒发呆，里面传来嘟嘟的声音，握着话筒的那只手不停地抖动，喃喃地说：“好好的为什么不结婚了？我们结婚好吗？我们结婚好吗？……”

他开始不停地往她家跑，他要当面问问她这是为什么？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事还是怎的。他每次都要费力地敲好半天门，开门的总是她的父母，他恳求着说：“伯父伯母，她在吗？我们好好的为什么不结婚了？”

她的父母总是冷淡地说：“不结就是不结！”然后啪得一声关上防盗门，惊天动地的关门声使他的鼓膜嗡嗡直响。他继续敲，不一不挠地敲，她的父亲出来叫嚷着：“你走不走？”

他执着地说：“我不走，我要见她，我要当面问问她这是为什么？”

“你他妈的疯子！”她父亲啪得一声关上防盗门。

他再敲，咚咚咚的敲了很长时间，邻居出来牢骚着说：“你没完了啊？！烦不烦？！”

他充耳不闻，继续咚咚咚的敲了很长时间，门吱得一声开了，她站在他的面前，冷冷地说：“你快走！”

他说：“我不走！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她的父亲闪了出来，手中握着一把寒光闪闪的菜刀，对着他吼：“你滚不滚？再不滚我就劈你了？”

他看着她狰狞的父亲和冷酷的她，想起以前他和她在一起是那么的幸福快乐，她的父母是那么慈爱的祝福他们。他的眼睛湿润起来，哽咽着说：“我不走！”

她的父亲向他挥起菜刀，他闭上眼睛，菜刀飞快的划过他身边的空气，在他头顶猛得停了下来。她的父亲骂了句：“疯子！”然后狠狠的给了他一脚，他摔倒在地，并顺势滚下了楼梯，就在他后背撞在冰冷的墙上发出剧烈的声响时她们家的门被她的那个禽兽父亲啪得一声摔上。他扶着墙壁艰难地站起来，泪就无法控制般的涌了出来。心里面湿湿的，似乎在流血。

他守在她上班的路上，她一经过他就跟在她的身后问：“好好的怎么不结婚了？好好的怎么不结婚了？……”

她总是不耐烦地说：“你走开！”

“我不走！我要你跟我去结婚！”

她小跑起来，像躲避瘟疫似的躲避曾经那样爱着自己的那个男人。他轻轻地拽着她，生怕多用一点的力气她就会疼似的，她粗暴地甩开，对着在远处站岗的保安叫喊：“保安！保安！”保安快速地跑过来，她气愤地说：“他骚扰我！”然后大模大样地走过保安，走过门房，走进厂里。他上去继续追赶，保安一把拦住他：“对不起先生，你不能进去。”

他在厂门口等，一直等到天黑也不见她出来，向保安打听，才知道她坐在别人的车上，早已走了。他只得落魄的往回走，一步一步走得心里分外的难受。

第二天他继续等，发现她父亲骑着老式的自行车载着她——她的那个禽兽父亲居然开始接送她了。

他急切的想要问问她。他拦住一辆出租车，对司机指指她在那个厂子，说：“开进里面去。”

汽车刷得一下，飞快地进了厂里，他把拽在手里早已湿漉漉的10块钱丢给司机，然后飞快地下了车。司机探出头对着跑远的他喊：“喂，找你钱。”

他像是没有听见似的，着急的一个窗户一个窗户的找她。幸好厂子不大，他很快的看到了她，他推开门跳了进去，她一看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会追到厂子里来。不知所措的立在那里。还没等他开口，保安就快速地赶了过来：“先生，你不能进来。”

他对她说：“你给我个交代。”

她冷冷地说：“什么交代？”

“先生，请你出去。”保安开始往外推他。

他一把甩开保安：“推什么推！她说完话我就走！”刚说到这里，他就被一股突然的力量拽了出去。他见是一名魁梧的男子，那男子说：“好啊，胆子不小啊！敢来闹事啊！”

他赶忙分辨说：“我不是来闹事的，我只是……”

啪！一记狠劲的耳光重重地甩在他的脸颊上，对方恶狠狠地说：“还说不是来闹事的！识相的快些滚！不然我今天闹死你！”

“我真得不是来闹事的，我只是……”

对方又狠命地给了他一脚，他被一脚踹得坐了下来，痛苦地捂着肚子，泪水无法遏制的涌了出来。他抬起头，在看好戏的人群中竭力寻找那张熟悉的面孔。他泪水模糊的看到他曾经那样爱着的那个女人，此时此刻正双手抱在胸前，面无表情看着他。他竭力想忍住的热泪，看到她冷酷的表情，再度如决堤的洪水涌了出来。

她恶狠狠地说：“还不滚？！”

他艰难的站起身来，向着泪水模糊的前方，一步一步走了过去。